



我和黄浦江的缘分

赵丽宏

我的故乡在崇明岛。如果去崇明岛，一定要经过黄浦江。我曾经无数次从十六铺坐船经过黄浦江进入长江入海口再靠岸回家，黄浦江两岸的景象，让我百看不厌。外滩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精美建筑，十里海港繁忙的景象，站在船舷上，每一次都会浮想联翩。如果没有黄浦江，大概不会有上海这座城市，中国近现代史也许就要改写。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浦东住过几年，来往浦东浦西，要在黄浦江上乘摆渡船。在摆渡船上黄浦江，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写过不少诗歌和散文，讴歌上海的母亲河，讴歌黄浦江。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书名就是《我亲爱的母亲河》；我的长诗《沧桑之城》其中有两章写了黄浦江的外滩和苏州河；我曾经和音乐家合作，创作过一部音乐交响诗，题目就是《黄浦江》。交响诗的序曲，是一段青浦的田歌，一位“农民”的独唱，苍凉的音调中带着忧伤，但又是优美辽远的。当时认为淀山湖是黄浦江的源头，所以用青浦的田歌作为交响诗的序曲。现在看来，当时对黄浦江历史的认知还是不完整的。

黄浦江两岸最著名的景观，是浦西的外滩。外滩的建筑，是上海的地标。小时候，我经常去外滩，熟悉那里的每一栋建筑。那些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楼群，每一栋都有独特的造型，几乎汇集了当时所有的建筑风格。它们排列在黄浦江畔，高低错落，却又那么和谐，形成了美妙的天际线。外滩建筑楼群，每一栋都有曲折的故事，都似一部篇幅浩繁的历史长篇小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历经战争和动乱，但它都完整无恙地保存了下来。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上海市政协提案工作会议时，我曾提交过一件提案，建议将外滩建筑群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那时我认为，上海如果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话，外滩的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项目。这个建议，并不是拍脑袋灵机一动，也绝非哗众取宠。这个想法，是基于我对外滩的了解，也源自我对家乡对母亲河的感情。

外滩的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其设计者遍布全世界，但每一栋建筑又是由中国的工匠建造完成。在我看来，外滩建筑群，属于上海，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们当之无愧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黄浦江畔创造的奇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外滩那些风格多样的楼群，仍然是划时代的建筑艺术。现在，外滩的对面——浦东陆家嘴也建造了许多高大瑰丽的楼群，这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迹。外滩和陆家嘴建筑群，是不同时代给人们留下来的标志性建筑文化，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时代的纪念碑。外滩和陆家嘴的建筑群，是不同时代的纪念碑，是不同时代文化和艺术的象征，是人们精神和审美情趣的象征。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母亲河”黄浦江的身边。作为被黄浦江水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我为之欣慰，也为之骄傲。

如今，以黄浦江命名文化节“黄浦江节”、筹划“江南水上丝路”“黄浦江线性文化遗产”等中遗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条“母亲河”而做的努力，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精彩阅读：

在一座雕塑前，就撞上了一个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撞到了这个故事里的有血有肉的灵魂与有棱有角的语言。

七勇士把自己交了出去：浑身的弹洞、紧闭的双眼、喷射的血管、七座无法计算海拔的突然高耸入云的大山。

我相信，当我遥望北斗七星的时候，会看见七勇士那句誓言，一路奔流在银河里面，成为天宇的骨骼，成为人类的尊严。

东北“抗联”14年的故事，浩繁犹如大海波澜，而我今天所关注的，只是其中一片小小的沸腾的浪花。内蒙古阿荣旗，就是这片浪花裹着的一块礁岩。

现在，我走进阿荣旗，走进抗联英雄园。我一路走在滴血的刀刃里。我走向刀尖，走向不屈，走向庄严。

英雄亭、民族亭、缅怀亭、报国亭、精忠亭、勿忘亭，每一座亭子，都是一片民族的铁骨。

在一座雕塑前，就撞上了一个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撞到了这个故事里的有血有肉的灵魂与有棱有角的语言。

我看见了七把马刀。马刀下，有鬼子的污血四溅；马背上，有七勇士最后的呐喊。

这是东北“抗联”的七勇士：盒子炮插在胸前，手榴弹挂在腰间；落在战马皮毛上的每一片雪花，都是祖国的灾难。

我听见讲解员在说，同志们，请跟我一起三鞠躬。我听见此时风声已小。我们所有的人都弯下腰去，我们与所有的风一齐垂脸。

面对这块浴血的土地，请允许我们深深鞠躬；也请允许我们中的军人，把敬礼的右手，久久举在帽檐。

我们知道，在血沃关东的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他们或长驱，或短袭，或声东击西，或围点打援。他们用意志驱动漫天风雪，一路熄灭鬼子嚣张的气焰。他们坚韧不拔的脚印与马蹄，遍布着阿荣旗的林区和乡间。

艺文从谈

那一次次难忘的“寻找”

沉石

那天，我从各大网站看到最新推出的强军系列军事图书，《谍杀》《中国侦察兵》和《绝密较量》列在其中。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几部军事题材纪实作品，代表着人民解放军不同时期一段刻骨铭心难忘的故事，是我经过多年沿着当年硝烟的战争遗址，从军事题材作家的责任，挖掘书写了这个空白。

说起军事题材创作，源于我父亲的提醒和鼓励。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是军报记者和军队作家，应到八路军战斗的大太行山走走，那段历史有些被埋没了，特别是1942年5月，彭德怀和他的部队遭日军袭击，左权及数千战士牺牲，都没人去挖掘去写。我在太行山和大别山埋过机要文件，你能陪我去找找吗？

父亲曾在刘伯承元帅身边工作，他拿出早年小本子，用铅笔记下很多事件。“那段八路军在太行山和日军作战太艰难了，牺牲了我们很多战友。这段历史，你再深入下去挖掘写出来。”我按照父亲说的战场，去过多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指挥所，在王家峪、砖壁和郭家峪等地看到彭德怀几平方米和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那里潮湿黑暗，和它相连的有简易的作战室，几部电话和手摇发电机、陈旧的电台。在这种环境中，彭德怀面对日军飞机轰炸和挺进队的日夜追击，还有3万日军的围剿，从脱离开过太行山，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冈村宁次接任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面对八路军无所建树，最终，他精心制定了以刺杀

“七勇士”永远的誓言

黄亚洲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两天后，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举起枪杆，擦亮刀尖，坚决开展游击战争，刹住侵略者狂妄的凶焰！于是，我们很快就看见了抗联将士的疾风暴雨的马蹄，他们饥饿的胃与他们从刀鞘里拔出的闪电，他们单薄的衣衫与他们无畏无惧的魂胆！

是的，东北“抗联”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军队，一只民族的铁拳，一团不屈的火焰！

他们在极端艰难的岁月里，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整整14年！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肠胃里的草根与冰雪，他们百折不挠的意志与拼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一幅最为壮丽的画卷。

他们还善于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抗日，让各族父老乡亲认清谁是可信的同胞，谁是冒险的敌顽！在民族大义面前，汉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朝鲜族、蒙古族的抗日群众，都能共同挽

手并肩！所以，他们的斗争接了地气，他们有力与强敌周旋，他们有底气长期征战。我看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统计：东北抗联对日作战的次数达到十多万次，牵制日军达76万，消灭侵略者达18万！他们在祖国的白山黑水间，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可以说，一块战功彪炳的无字碑，就是整个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也可以说，七勇士的那句最后的呐喊，就是我们民族的无敌宣言。

此刻，我有小小的建议：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人，都不妨走一走阿荣旗；到阿荣旗的人，都应该走一走抗联英雄园！这个园标，是我们民族出征道路上一个小小的路标，也是我们后来者的一个必经的打卡点。

现在，我缓步走出抗联英雄园。我抬起头，我看见的不是明亮的阳光，而是整个天空的马刀闪闪。

我相信，今天晚上，当我遥望北斗七星的时候，会看见七勇士那句誓言，一路奔流在银河里面，成为天宇的骨骼，成为人类的尊严。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 内蒙古阿荣旗抗联英雄园“七勇士”雕像

题材作品。作品的诞生，经历3年多的艰苦探秘和采访创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遗落在罗布泊的神秘故事，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次较量。解开这个封存的故事有很多困难。早期的参与者，特别是指挥者，多数都不在了。我翻阅了档案资料之后，也访问了多个有关幸存者。为了寻找当年的原始素材，我在部队战友的帮助下，长时间在野外寻找，甚至到长沙、兰州以及新疆考察。

我寻找到了幸存的3位英雄发射手并座谈采访。为了写出真实感，我多次到实地采风，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绝密较量》的原始故事，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是通过这部书的披露和解密，真实感受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和中国科学家以及中国军人为共和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报》资深记者）

《绝密较量》是我的又一部部长篇军事题材作品。作品的诞生，经历3年多的艰苦探秘和采访创作。新中国成立以来遗落在罗布泊的神秘故事，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次较量。解开这个封存的故事有很多困难。早期的参与者，特别是指挥者，多数都不在了。我翻阅了档案资料之后，也访问了多个有关幸存者。为了寻找当年的原始素材，我在部队战友的帮助下，长时间在野外寻找，甚至到长沙、兰州以及新疆考察。

我寻找到了幸存的3位英雄发射手并座谈采访。为了写出真实感，我多次到实地采风，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绝密较量》的原始故事，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是通过这部书的披露和解密，真实感受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和中国科学家以及中国军人为共和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报》资深记者）



▲ 荷

贾宁 摄



▲ 黄浦江两岸